



写作觅踪

上

马尚瑞 编著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写 作 觅 踪

(上)

马尚瑞 编著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1140735

写作觅踪(上)

马尚瑞 编著

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34号)

交通部第一公路工程总公司印刷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75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

印数: 00,001—10,300

ISBN 7-80502-065-5

定价: 1.70元

2270211

前 言

很多酷爱写作的青年朋友，特别是大学生，很愿意了解作家们是怎样产生了创作冲动，并如何写出了一篇佳作。所以，他们希望与作家交谈，请作家作报告，以寻觅写作的规律。

不仅青年朋友，就是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而自身又没有创作实践经验的同志，也希望了解作家写一篇作品的构思过程，了解其写作“秘密”。为了满足青年朋友和社会各界的需要，我们请了部分现当代著名作家同志各选了一篇自己满意的佳作，并写了一篇介绍自己创作佳作的过程，同时由文学评论工作者写了一篇评论文章，以帮助读者阅读欣赏佳作和提高分析作品的能力。这样，佳作、经验、评论三部分组成一个单元，以便对某一作家作品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。

本书原分上下两卷。上卷是短篇小说部分，下卷是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诗歌部分；但在编辑过程中发现，原计划书稿的规模已远不能容纳手头已有的稿子。这样在多方面鼓励和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，又增编了中卷。中卷包括有小说、散文、杂文和诗歌的内容，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。

《写作觅踪》编写工作开始于1986年夏，经过一年半的努力，在作家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和评论者的协助下，

特别是出版社领导同志的热心支持下，它终于和大家见面了。此时，编者心里才实现了一桩多年心愿。在成书过程中，著名作家刘白羽、雷加等同志，还给予指导和帮助，在此表示谢意。

杨铭娟同志参加了本书的部分编写工作，谨致感谢。

编 者

1987年11月5日

目 录 (上)

(以作品发表时间为序)

在其香居茶馆里	沙 汀(1)
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写作过程	沙 汀(19)
群丑毕肖 世相穷尽	
——谈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的讽刺艺术	张丽妮(23)
鳝鱼	雷 加(29)
一则传闻	
——“鳝鱼”的故事	雷 加(44)
细节描写与人物命运	
——《鳝鱼》艺术技巧分析	马尚瑞(51)
信	曾 克(56)
迟复的信	
——关于小说《信》发表的前前后后	曾 克(81)
一朵边疆之花	
——评《信》中周玉洁的形象	马尚瑞(87)
诞生	草 明(93)
我是怎样写《诞生》的	草 明(126)
时代的赞歌	
——读《诞生》小记	杨铭娟(129)

这事发生在北京	柯 岗(132)
关于《这事发生在北京》	柯 岗(147)
一曲心灵美的赞歌	
——兼谈《这事发生在北京》的艺术构思	马尚瑞(149)
夜走灵官峡	杜鹏程(154)
话说成渝	杜鹏程(160)
使特征支配一切	
——谈《夜走灵官峡》的细节描写	刘玉学(162)
红枣林	浩 然(168)
一次不自觉的尝试	浩 然(184)
小说《红枣林》浅谈	立 荣(188)
蛾眉	刘绍棠(191)
《蛾眉》题外	刘绍棠(208)
“乡土文学”的魅力	
——《蛾眉》赏析	立 荣(213)
溪鳗	林斤澜(216)
林斤澜谈《溪鳗》	马尚瑞、张丽坑(230)
把美还原为美	张丽坑(232)
园头	赵大年(236)
《园头》的底牌	赵大年(254)
《园头》的艺术构思	刘玉学(257)

沙 汀



原名杨朝熙、杨子青，四川省安县人，1904年出生。1926年秋毕业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1927年春参加共产党。1929年初，因白色恐怖严重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流亡到了上海，与其他两

三位川籍同志一道组织“辛垦书店”。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。1936年重新入党。1938年到延安，曾在鲁艺任教，后随八路军一二〇师到冀中敌后，1939年返回四川。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，曾隐蔽于家乡山区睢水乡七、八年。解放后曾任全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、四川省文联主席、省作协分会主席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；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发表过长篇小说三部、中篇小说三部、近百个短篇小说、一部长篇报告文学，以及若干短篇散文报导。比较知名的有短篇小说《范老老师》、《呼嚎》、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、《丁跛公》、《在祠堂里》、《代理县长》，长篇小说《淘金记》，中篇小说《木鱼山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记贺龙》。

在其香居茶馆里

沙汀

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，当他看见正从东头走来，嘴里照例扰嚷不休的邢么吵吵的时候，简直立刻冷了半截，觉得身子快要坐不稳了。

使他发生这种异状的原因是：为了种种胡涂措施，目前他正处在全镇市民的围攻当中，这是一；其次，么吵吵的第二个儿子，因为缓役了四次，又从不出半文钱壮丁费，好多人讲闲话了；加之，新县长又宣布要认真整顿“役政”，于是他就赶紧上了封密告，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。

而最为重要的还在这里：正如全市市民批评的那样，么吵吵是个不忌生冷的人，什么话他都嘴一张就说了，不管你受得住受不住。就是联保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时候，也经常对他那张嘴感到头痛。因为尽管么吵吵本人并不可怕，他的大哥可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，他的舅子是财务委员，县政上的活跃分子，都是很不好沾惹的。

么吵吵终于一路吵过来了。这是那种精力充足，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采取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。他时常打起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：“老子这张嘴么，就这样：说

是要说的，吃也是要吃的，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，倒下去就睡！……”

现在，么吵吵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，拖了把圈椅坐下，一面直着嗓子，干笑着嚷叫道：

“嗨，对！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！……”

他所参加的那张茶桌已经有三个茶客，全是熟人：十年前当过视学的俞视学，前征收局的管帐，现在靠着利金生活的黄光锐，会文纸店的老板汪世模汪二。

他们大家，以及旁的茶客，都向他打着招呼：

“拿碗来！茶钱我给了。”

“坐上来好吧，”俞视学客气道，“这里要舒服些。”

“我要那么舒服做什么哇？”出乎意外，么吵吵横着眼睛嚷道，“你知道么，我坐上席会头昏的，——没有那个资格！……”

本份人的视学禁不住红起脸来。但他随即猜出来么吵吵是针对着联保主任说的，因为当他嚷叫的时候，视学看见他充满恶意地瞥了一眼坐在后面首席上的方治国。

除却联保主任，那张桌子还坐得有张三监爷。人们都说他是方治国的军师，实际上，他可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馆，在紧要关头进点不着边际的忠告。但这并不特别，他原是对什么事都关心的，而往往忽略了自己。他的老婆孩子经常在家里挨饿，他却很少管顾。

同监爷对面坐着的是黄牦牛肉，正在吞服一种秘制的戒烟丸药。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，虽然并无多少才干，惟一的本领就是毫无顾忌。“现在的事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哇？”他常常这么说，“拿得到手的就拿！”

牦牛肉应付这世界上一切经常使人大惊小怪的事变，只有一种态度：装做不懂。

“你不要管他的，发神经！”他小声向主任建议。

“这回子把蜂窝戳破了。”主任方治国苦笑说。

“我看要赶紧‘缝’呵！”捧着暗淡无光的黄铜烟袋，监爷皱着脸沉吟道，“另外找一个人去‘抵’怎样？”

“已经来不及了呀。”主任叹口气说。

“管他做什么呵！”牦牛肉眨眼而且努嘴，“是他妈个火炮性子。”

这时候，么吵吵已经拍着桌子，放开嗓子在叫嚷了。但是他的战术依然停留在第一阶段，即并不指出被攻击的人的姓名，只是影射着对方，正象一通没头没脑的谩骂那样。

“搞到我名下来了！”他显得做作地打了一串哈哈，“好得很！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。人吗？狗吗？你们见过狗起草么，嗨，那才有趣！……”

于是他又比又说地形容起来了。虽然已经蓄了十年上下的胡子，么吵吵的粗鲁话可是越来越多。许多闲着无事的人，有时候甚至故意挑弄他说下流话。他的所谓“狗”，是指他的仇人方治国说的，因为主任的外祖父曾经当过衙役，而这又正是方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讳。

因为他形容得太恶俗了，俞视学插嘴道：

“少造点口孽呵！有道理讲得清的。”

“我有啥道理哇！”么吵吵忽然板起脸嚷道，“有道理，我也早当了什么主任了。两眼墨黑，见钱就拿！”

“吓，那表叔！……”

气得脸青面黑、身材瘦小的联保主任方治国，一下子忍

不住站起来了。

“吓，邢表叔！”他重复说，“你说话要负责呵！”

“什么叫做负责哇？我就不懂！表叔！”么吵吵模拟着主任的声调，这惹得大家忍不住笑起来，“你认错人了！认真是你表叔，你也不吃我了！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，我吃你！”主任解嘲地说，干笑着坐了下去。

“不是吗？”么吵吵拍了一巴掌桌子，嗓子更加高了，“兵役科的人亲自对我大哥说的！你的报告真做得好呢。我今天倒要看你长的几个卵子！……”

么吵吵一个劲说下去。而他愈来愈觉得这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平日的瞎吵瞎闹，完全为了痛快，他认真感觉到忿激了。

他十分相信，要是一年半年以前，他是用不着这么样着急的，事情好办得很。只需给他大哥一个通知，他的老二就会自自由由走回来的。因为以往抽丁，象他这种家庭一直就没人中过签。但是现在情形已经两样，一切要照规矩办了。而最为严重的，是他的老二已经抓进城了。

他已经派了他的老大进城，而带回来的口信，更加证明他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。因为那捎信人说，新县长是认真要整顿兵役的，好几个有钱有势的青年人都偷跑了，有的成天躲在家里。么吵吵的大哥已经试探过两次，但他认为情形险恶。额外那捎信人又说，壮丁就快要送进省了。

凡是邢大老爷都感觉棘手的事，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他的老二只有当炮灰了。

“你怕我是聋子吧，”么吵吵简直在咆哮了“去年蒋家

寡母子的儿子五百，你放了；陈二靴子两百，你也放了！你比土匪头儿肖大个子还要厉害。钱也拿了，脑袋也保住了，——老子也有钱的，你要张一张嘴呀？”

“说话要负责呵！——那幺老爷！……”

主任又出马了，而且现出假装的笑容。

主任是一个胡涂而胆怯的人。胆怯，因为他太有钱了；而在这个边野地区，他又从来没有摸过枪炮。这地区是几乎每个人都能来两手的，还有人靠着它维持生计。好些年前，因为预征太多，许多人怕当公事，于是联保主任这个头衔忽然落在他头上了，弄得一批老实人莫名其妙。

联保主任很清楚这是实力派的阴谋，然而，一向忍气吞声的日子驱使他接受了这个挑战。他起初老是垫钱，但后来他尝到甜头了：回扣、黑粮，等等。并且，当他走进茶馆的时候，招呼茶钱的声音也来得响亮了。而在三年以前，他的大门上已经有了一道县长颁赠的匾额：

尽瘁桑梓

但是，不管怎样，正象他自己感觉到的一般，在这回龙镇，还是有人压住他的。他现在多少有点失悔自己做了胡涂事情，但他佯笑着，满不在意似地接着说道：

“你发脾气做啥呵，都不是外人！……”

“你也知道不是外人么？”幺吵吵反问，但又并不等候回答，一直嚷叫下去道，“你既知道不是外人，就不该搞我了，告我的密了！”

“我只问你一句！……”

联保主任又一下站起来了，而他的笑容更加充满一种讨好的意味。

“你说一句就是了！”他接着说，“兵役科什么人告诉你的？”

“总有那个人呀，”么吵吵冷笑道。“象还是谣言呢！”

“不是！你要告诉我什么人说的啦。”联保主任说，态度装得异常诚恳。

因为看见么吵吵松了劲，他察觉出可以说理的机会到了。于是就势坐向俞视学侧面去，赌咒发誓地分辩起来，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做出这样胆大糊涂的事情来的！

他坐下，故意不注意么吵吵，仿佛视学他们倒是他的对手。

“你们想吧，”他说，摊开手臂，蹙着瘦瘦的铁青的脸蛋，“我姓方的是吃饭长大的呀！并且，我一定要抓他的人做啥呢？难道‘委员长’会赏我个状元当么？没讲的话，这街上的事，一向糊得圆我总是糊的！”

“你才会糊！”么吵吵叹着气抵了一句。

“那总是我吹牛呵！”联保主任无可奈何地辩解说，瞥了一眼他的对手，“别的不讲，就拿救国公债说吧，别人写的多少，你又写的多少？”

他随又把嘴凑近视学的耳朵边呻唤道：

“连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！”

联保主任表演得如此精采，这不是没原因的，他想充分显示出事情的重要性，和他对待么吵吵的一片苦心。同时，他发觉看热闹的人已经越来越多，几乎街都快扎断了，漏出风声太不光采，而且容易引起纠纷。

大约视学相信了他的话，或者被他的态度感动了，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，因此他斯斯文文地扫了扫喉咙，开始

劝解起么吵吵来。

“么哥！我看这样呵：人不抓，已经抓了，横竖是为国家，……”

“这你才会说！”么吵吵一下撑起来了，眯起眼睛问视学道，“这样会说，你那么一大堆，怎么不挑一个送过去呢？”

“好！我两个讲不通。”

视学满脸通红，故意勾下脑袋喝茶去了。

“再多讲点就讲通了！”么吵吵重又坐了下去，接着满脸怒气嚷道，“没有生过娃娃当然会说生娃娃很舒服！今天怎么把你个好好先生遇到了呵：冬瓜做不做得甑子？做得。蒸垮了呢？那是要垮呀，——你个老哥子真是！”

他的形容引来一片笑声，但是他自己并不笑。他把他那结结实实的身子移动了一下，抹抹胡子，又把袖头两挽，理直气壮地宣告道：

“闲话少讲！方大主任，说不清楚你今天走不掉的！”

“好呀！”主任一面应声，一面懒懒退还原地方去，“回龙镇只有这样大一个地方哩，我会往哪里跑？就要跑也跑不脱的。”

联保主任的声调和表情照例带着一种嘲笑的意味，至于是嘲笑自己，或者嘲笑对方，那就要凭你猜了。他是经常凭借这点武器来掩护自己的，而且经常弄得顽强的敌手哭笑不得。人们一般都叫他做软硬人：碰见老虎他是绵羊，如果对方是绵羊呢，他又变成了老虎了。

当他回到原位的时候，牦牛肉正在吞服着戒烟丸，生气道：

“我白还懒得答呢，你就让他吵去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，”监爷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事情不同了。”

监爷一直这样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是颇有理由的。因为他确信这镇上正在对准联保主任进行一种大规模的控告，而邢大老爷，那位全县知名的绅耆，可以使这控告成为事实，也可以打消它。这也就是说，现在联络邢家是个必要措施。何况谁知道新县长是怎样一副脾气的人呢！

这时候，茶堂里的来客已增多了。连平时懒于出门的陈新老爷也走来了。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，当过十年团总，十年哥老会的头目，八年前才退休的。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，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有效。

新老爷一露面，茶客们都立刻直觉到：么吵吵已经布置好一台讲茶了。茶堂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。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，有站起来叫喊的，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，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，深恐新老爷听不见。

其间一个茶客，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：

“不准乱收钱啦！嗨！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？……”

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。

在这种种热情的骚动中间，争执的双方，已经很平静了。联保主任知道自己会亏理的，他正在积极地制造舆论，希望能于自己有利。而么吵吵则一直闷着张脸，这是因为当着这许多漂亮人物面前，他忽然深切地感觉到，既然他的老二被抓，这就等于说他已经失掉了面子！

这镇上是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的，凡是照规矩行事的，

那就是平常人，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。比如陈新老爷，他并不是个惜疼金钱的脚色，但是就连打醮这类事情，他也没有份的；否则便会惹起人们大惊小怪，以为新老爷失了面子，和一个平常人没多少区别了。

面子在这镇上的作用就有如此厉害，所以么吵吵闷着张脸，只是懒懒地打着招呼。直到新老爷问起他是否欠安的时候，这才稍稍振作起来。

“人倒是好的，”他苦笑着说，“就是眉毛快给人剪光了！”

接着他又一连打了一串干燥无味的哈哈。

“你瞎说！”新老爷严正地截断他，“简直瞎说！”

“当真哩！不然，也不敢劳驾你哥子动步了。”

为了表示关切，新老爷深深叹了口气。

“大哥有信来没有呢？”新老爷接着又问。

“他也没办法呀！……”

么吵吵呻唤了。

“你想吧，”为了避免人们误会，以为他的大哥也成了没面子的脚色了，他随又解释道，“新县长的脾气又没有摸到，叫他怎么办呢？常言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又是闹起要整顿役政的，谁知道他会发些什么猫儿毛病？前天我又托蒋门神打听去了。”

“新县长怕难说话，”一个新近从城里回来的小商人插入道，“看样子就晓得了：随常一个人在街上串，戴他妈副黑眼镜子……”

严肃沉默的空气没有让小商人说下去。

接着，也没有人敢再插嘴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